

惊 艳 追 魂 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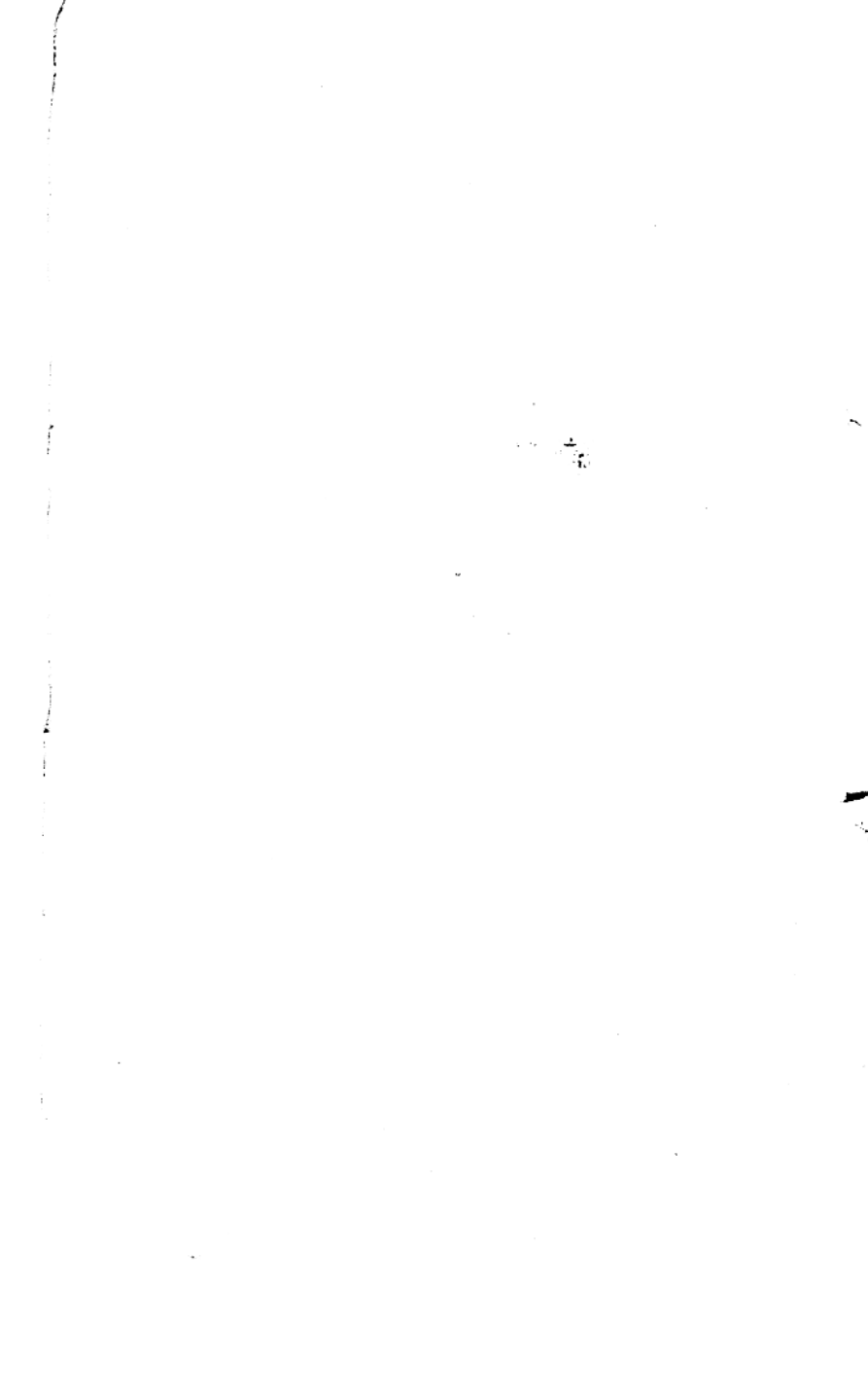
陈青云著

内容提要

一线香风袭过，几声淫笑传来，苗疆艳女群魔乱舞，大施淫技。顿时，众豪杰神志糜乱，座怀不定，烈火岛少主人急运神功……。

少侠罗如龙身负血海深仇，大难不死，拜烈火神君为徒，学成神技，小试锋芒。“苗疆魔头”为一统武林，不惜血腥屠杀。魔车所到之处遍地狼籍，血流成河。罗如龙在几位白道高手“岷山婆婆”和少林等几大门派的帮助下，力战“苗疆姥姥”；单挑“关外三怪”掌擎“雪峰二叟”。兄弟反目为仇，各自其主。潇洒的英雄，风流的少侠，不知有多少少女为他春心萌动。最后，罗如龙在赤灵珠，程芳等少女的帮助下使血腥的江湖平静下来……。

本书文笔流畅，气势宏伟，起宕有错，不愧为上乘之作。



目

录

一.	三色魔灯充凶狂	(5)
二.	三怪斗决酒楼上	(19)
三.	天降群仙白衣女	(33)
四.	美少年心志受迷	(44)
五.	白纱魔车覆山中	(57)
六.	贾如真天机道破	(67)
七.	万洋四霸狼狽叟	(75)
八.	黑道相争醒风起	(87)
九.	老牛破车击三怪	(96)
十.	马前答话察秋豪	(106)
十一.	黑白相争难脱险	(116)
十二.	天党有路而不去	(126)
十三.	靓女赠马落难仔	(135)
十四.	九连环菩提掌决	(146)
十五.	鱼龙三跃似鹏鸟	(154)
十六.	水中芙蓉来救驾	(165)
十七.	黄响吃屎遭戏弄	(178)
十八.	烈火神君奈何求	(199)
十九.	以掌击石勤修炼	(189)
二十.	巧得奇缘神功掌	(208)
二一.	芳姐杏眼秋波送	(220)
二二.	少年男女相思心	(231)
二三.	难忘丽人柔情意	(243)
二四.	人换新装精神爽	(252)
二五.	一招二试牛车破	(262)
二六.	前辈甘作月下老	(272)
二七.	惜别伤怀珠泪涌	(279)

二八.	反客为主何所惧	(290)
二九.	龙儿力敌五头陀	(301)
三十.	挺而走险迎鬼掌	(312)
三一.	长江后波推前波	(323)
三二.	牡丹一枝花压襟	(332)
三三.	如龙有心援白道	(344)
三四.	佳丽原是珠妹妹	(355)
三五.	七大门派拜少侠	(366)
三六.	佳人只恋童年伴	(372)
三七.	少侠假作色男子	(381)
三八.	真假付座难分辩	(391)
三九.	调虎离山施巧计	(401)
四十.	迷兄忘本认贼父	(411)
四一.	金蝉脱壳又用计	(422)
四二.	为救弟子遭不测	(432)
四三.	岷山婆婆击三声	(443)
四四.	妖女淫术惹人醉	(454)
四五.	爱恨交织贞女苦	(465)
四六.	红白牡丹轮番战	(477)
四七.	只为吃醋生歹意	(487)
四八.	皆因乱从萧墙过	(497)
四九.	岷山师徒护驾走	(509)
五十.	蛇身怪物通人性	(520)
五一.	老姬少女错相争	(531)
五二.	程芳复仇中原闹	(537)
五三.	芳姐恋郎负气走	(552)
五四.	下山寻仇牡丹帮	(561)
五五.	仇仇相报何时了	(570)

三色魔灯充凶狂

竹马青梅奔武当

隆中山相传乃是诸葛武侯隐居之地，在汉水之阳，襄阳之西。

山不高而秀，峰不陡自奇，林泉悠悠，水竹翠壑，确是一处养性培灵的仙地幽境。

这是一个天方破晓，曙色初露的黎明时分——

破空一声轻啸入耳传来，循声看去，在隆中山最高之处的七星峰上，暴射过来三条身影，凌空暴射的这三条身影，一青二白，显得惹眼之极。

虚空平射的三条人影，青影居中，打七星峰上这一踏空平射过来，一个个双臂向外一划再一划，约莫冲出来总有五丈远近，只听得一声娇叱出口，三个人应声变式，自空一滚一翻，星丸下泻般，同向峰下落下身去……

山峰下面，却是宽广四丈的一泓池水，池中莲红叶绿，满是荷花，荷叶之上水露滚滚如珠，滴滴晶莹可爱。

三个人凌空变式，同时一落下身来，恰恰正对着这一池潋潋，敢情这三人不知下有池水？抑或是有心要变成落汤鸡？

下降的身影有何等快捷，一瞬间三个人距水面已不足寻丈高下了，眼看这三人不闪也不挪，就要径直落在水里……

居中的青色人影，一偏头，向左方娇声急叫道：“龙儿，你要特别小心……”

急叫声尚未落，三个人同时已落身到了水面。

就在这行将落水，而尚未落水的指顾之间，三个人如出一辙地，同时的左脚向后一收，单凭一只右脚，认定了一片荷叶，点下脚去……

赫！这就好看了！

三个人，如若三只蚱蜢子，先后藉荷叶一点之力，冲天炮似的，反弹着同时拨起身形，自空又转了几转，认为已是无力上窜了，这才式化“柳絮随风”，轻飘飘地，分别落身在小池岸边。

经这一落，再起，复降，三个人虽是同式施展，同样露出这手妙绝人间的轻身功夫，要分判其中的高低，也就一目了然了。

非常显然的，中间那个青衣妇人，不论是拿捏气口，平射高帘，她俱已呈现妙无瑕疵之境，够得上炉火纯青，美妙绝伦八个字。

在她一左一右的两条白色身影，却是两个年不弱冠的男孩子，右面那个身手俐落的，年纪约在十七八岁之间，虎背蜂腰，好一幅魁乎其伟的体格。

左而这个，适才被妇人唤作“龙儿”的孩子，约莫只有十五六岁，许是因为年龄的差别，他的功力与火候，确乎真要逊色的多。

两个孩子，在年龄上虽有差别，体型上也略见高低，但两张俊脸却是长的一模一样，丹凤眼，黑如点漆的双瞳，剑眉斜飞入鬓，挺直的鼻子，玉面珠唇，端的是一对貌似潘安的璧人儿。

大孩子名叫罗如云，英飒爽朗，有光风霁月的成熟之美。小龙儿名叫罗如龙，在他微微上翘的嘴角右腮，较比哥哥多了一点朱砂小痣，愈增他的活泼与俏皮。

那个中年美妇人，也是一位武林熟知的英雄人物，在“隆中双剑”之中，她是“雪花剑”孟淑贞，随丈夫“雷霆剑”罗伦，结庐隆中山凡有二十寒暑了。

孟淑贞此刻一步落在池边，左有一转头，径向两个孩子的青缎快靴上打量一眼，却向左首的罗如龙低声埋怨道：“龙儿，你是怎么啦？这招‘鱼龙三跃’，怎地老是气口拿捏不准？你看你，右脚鞋尖也湿透了呢！”

小龙儿早就发觉了差错，经母亲这一埋怨，一张小脸胀得通红，望望母亲，再又望望哥哥，讪然一笑道：“娘，我再 come 一遍。”

也没待母亲再说什么，提身一起，又向后山奔了过去。

前奔约莫不过一箭之地，耳边，响起罗如云一声惊叫道：“娘，你看，山下有人来了，那不是郝伯伯么？”

应声止步，小龙儿也自旋步回身，启眼向山下来路上打量过去。

孟淑贞似也一眼将来人看个真切了，惊叫声中，冲着龙儿一招手道：“啊？是他！他，他，他怎的一个人回来了？看样子是受了伤了，快来！快来！快来！”

一声惊叫尚未离口，身形其疾如矢，一纵去了七丈以外。

两小弟兄那敢怠慢，分成两个方向，也自疾步扑下山来。沿那登山石级，踉踉跄跄走上来的，不错，正是住在后山的“妙手神医”郝青田，他脸色白中泛青，有气无力的，就像是得了重病，或是负了内伤。

眼看罗家母子先后赶到面前，他神色黯然的摇一摇头，轻呼一声道：“大嫂，我郝青田虎口……余生，总算回到隆中……出来了！”

孟淑贞霍然动容，着小龙儿扶住了歪歪倒倒的妙手神医。情急发问道：“怎么？你，你受了伤？……”

郝青田满脸痛苦，复又摇摇头道：“我被那魔车的红灯照过，若非是距离……较远，还不是要落个肝……碎胆裂，死在大路旁边么？”

罗如龙特意出言安慰道：“郝伯伯，您有妙手神医之称，难道您不能……”

没容龙儿把话说完，郝青田已是摇摇头叹道：“没有用的！慢说我这个……伤势……即使是华佗……再世，怕也治不好胆裂……肝碎的……重症了！我一死倒没有什么，只是我那珠……儿，小小年纪……”说到这里，他老眼中泪光滢滢，转脸冲着孟淑贞，状似哀求的道：“大嫂，可怜我那珠儿丧母在先，现在又要面临丧父，举目没有……半个亲人，只好托付……给你，劳驾代为照顾一……旁……”

罗如龙与妙手神医的灵珠姑娘，平素的情感极好，眼看郝青田此刻说的话如此哀伤，不禁也牵动了愁肠，涕泪纵横道：“您老何必这样说呢？……我扶您到后山休息去……”

山头上，人影电晃，一条娇小的绿色人影，奔下山来。

来人正是那郝灵珠，她娇叫一声，神色张惶地，扑进妙手神医的怀里。

一见郝青田落的如此狼狈，孟淑贞楞楞地呆在一旁，一直也没开口出声，她并非不愿开口，实在是她有许多急切要问，话到唇边，却又给她哽咽下去。

她的丈夫“雷霆剑”罗伦，昨日傍晚与妙手神医结伴同行，说是去观察那辆魔车的动态的，现在，郝青田孤身回转隆中山来了，她丈夫至今不见踪迹，意味着什么？

有什么事能比一个妻子关心丈夫还要急切呢？

她想问个明白，可是有点儿惧怕，她怕郝青田证实丈夫的死讯而使她大受刺激，但是，她又想好歹也要问个明白，现在，她当真被困扰在情绪困扰在矛盾中了！

没时间容她再作考虑了，因为，郝青田已在一双男女的扶持之下，已在一步一步的拾级走上山去。

孟淑贞不知打从哪里油然涌起一股莫大的勇气，莲足在石级上踩，接连赶上几个大步，冲着妙手神医的背影，情急叫道：“青老，请你等一等……”

妙手神医闻言，悠悠转过身来，当他懊丧地向孟淑贞神色间溜上一瞥，她一切还不明白吗？

郝青田嘴唇牵了一牵，尚未来得及开口出声，孟淑贞已是近不急待的劈问道：“龙儿的爹，他怎么样了？”

“他……”说了这样一个单字，头一低，似是无以为继。

郝青田面对满面情急的母子三人，也不知应该怎样来措辞才好，他的犹豫神色看在孟淑贞眼里，早已明了了十分，两只玉手搓了几搓，黯然道：“青老，您就实话说吧，我的丈夫可是死在大路边了？”

妙手神医神色凝重的点一点头。

这一来，消息获得证实了，好满怀的希望，随着这一点头也完全破灭了。

两个孩子几乎同时惊叫了一声，头脑中轰然一震，眼前金花乱窜，她咬着牙，用力抵着下嘴唇，期期又问道：“他的尸首……在那里？”

郝青田原本白中泛青的脸色，又自笼上了一层灰色，他疚愧地摇摇头道：“他死在……光化县以西三里处的……大路旁边，大嫂，原谅我，我实在……没有能力将他运……回来。”

那辆魔车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正在谷城道上。”

“这样说，它确是冲着武当山出来的喽？”

“我想……是的！”

孟淑贞似是话问完了苦笑道：“青老，休息去吧！回头我母子再来看您……”

妙手神医瘦腮咧了一咧，想要说上几名什么，来安慰陷入极度痛苦中的母子三人，可是，他自己也是即将撒手尘寰的人，望望傍在身边的掌珠，一缕死亡的哀伤袭上心头，他……无言了。

叹息声中，父女二人的背影去得远了，孟淑贞极力按捺的悲伤，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眼泪了如断钱珍珠，扑簌簌落下襟来。

无言悲苦中，孟淑贞顿觉右手一空，似乎少掉了一些什么，待她愕然启开泪眼察看时，原本站在她身旁的罗如云，可不是失去踪影了？

她骇然有所发觉，失神地惊叫一声，张惶四望，那罗如云身形电射，已然奔向正西，去到三十丈以外了。

孟淑贞见状，那里还敢怠慢，身形运动中，惶然大叫道：“云儿……云儿……你要去那里……回来……回来……”

云儿人已走远，遥遥传来一声激动的答言道：“要去把爹的遗骸找回来……我要去报这杀父之仇。”

又是急，又是慌，孟淑贞脚下一加紧，发足追将下去……

在她身后，又响起罗如龙一声吼叫道：“哥哥，你等我，我和你一起……”

其疾如箭的身影，也自后暴射而出……

耳听龙儿这声急吼，孟淑贞这才发觉大事不好了，心弦在狂颤中，将前扑的势子猛然一收，错步一折身，却将罗如龙扑个正着。

孟淑贞疾出奇手，一把抓住发足狂奔的龙儿，放声叱喝道：“龙儿，你要干什么？”

罗如龙手指着云儿远去的身影，跌足狂叫道：“哥哥说得不错，我要将父亲的尸首找回来，我要去报仇！”

“放屁！”

随着这声断喝，脆声一起，龙儿左脸上，已是生了一记耳光。

未容龙儿开口，孟淑贞手指着身右的一段石笋，大哭道：“龙儿，你可要听话，你若是中听为娘的吩咐，娘现在已是万念俱灰，便就一头碰死在这段石笋上……”

罗如龙骇然一望石笋，泪下如雨道：“娘，龙儿听话就是了！”

孟淑贞遥望一眼罗如云去的没踪没影子的方向，，噙着热泪道：“你爹一死，我母子就是相依为命的寡母孤儿，我的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你弟兄的身上，设若你弟兄也有个三长两短，娘活得有什么生趣？”

“去找我爹的遗体，难道也在危险吗？”龙儿激动的瞪着眼睛。

孟淑贞摇头答道：“那辆魔车此刻正过了河南光化县，渡过汉水，就要进入湖北境界。云儿这一去，口口声声说是要报仇，你敢保证他见魔车不动手？”

龙儿这才知道事态严重了，接口急叫道：“是呀！我俩这就立刻赶上前去，耗在这里有什么用？”

说话声中，挺身又待窜起……

孟淑贞一把扭住罗如龙道：“娘去，你不能去！”

罗如龙傻痴痴地，目送娘的背影去得老远了，他泪眼模糊，极似一尊石膏塑像，不挪也不动地呆在那里。

思潮电闪，意念电闪，意念遄飞，将他的冥冥神志，带得老远……老远……

哥哥走，祸福难以逆料！母亲又走！有没有危险发生呢？

如果……他不敢往下想了。

霍然地，山头石级上传来急速的足音，将打从恶梦楞神之中，震醒回来。

迷惑中转过身来，抬眼打量过去——

那个急步奔下山来的人，不正是与他感情极好的郝灵珠姑娘吗？

郝灵珠似也没想到罗如龙独自一人楞在这里，她的眼睛肿得如同一对桃子，埋头急步扑下山来，就像怀着满腔心事一般。

一见郝灵珠，龙儿这才想起妙手神医，他用手一拍额头道：“该死！我怎么一径楞在这里，将那个伤重垂危的郝伯伯也忘了呢？”

怀着几分疚意，将自己的满怀心事一抛，三步两步迎上前来道：“灵妹妹，你爹……”

“死了！……”郝灵珠脚下一停，泪流满面的说。

“死了？”罗如龙上前握住她的玉手，关切地道：“他的遗体呢？我帮助你料理善后之事去！”

郝灵珠哽咽着摇摇头道：“谢谢你，我遵照爹的嘱咐，已在屋角头刨了个坑，将他草草收殓了。”

答完这名话，她用力一掐被罗如龙握住的手，迈步又待

走下山去……

罗如龙奇诧不已，仰脸问道：“你去那里？”

武当山！”

“武当山！你要去武当山？”龙儿猛然大吃一惊，伸手一把拉住郝灵珠，脸色一沉道：“敢情你不知道，那一辆魔车今夜要停在武当山么？”

郝灵珠螭首连点几点，冷然于色道：“我比你知道的更多，要不是算准了它今夜要停在武当，我何必恁般急匆匆地赶上前去呢？”

“这样说来，你是特地冲着那辆魔车去的？”

“不错！我要看看那辆震惊武林的魔车，究竟有什么了不起？”

罗如龙越听越不象话，两手在她身前一拦，近似咆哮道：“灵妹妹，你疯了！你爹，我爹，都是当前武林中的响当当角色，他们怎么样？面对那辆魔车，那一个讨得了好来？你，你这一去，不等于羊入虎口，有去无还？”

小龙儿似是理直气壮，侃侃又道：“我哥哥一时感情冲动，累我娘衔尾追将下去了，你爹在临死之前，将你曾经托付在我家，你现在要走，至低限度也要得我娘点点头，明知你此去不当，你想，我罗如龙能够放你过关吗？”

眼看龙儿凶神恶煞似的拦在道前，郝灵珠不怒也不气，相反，在她依依无告的此刻，反倒滋生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快慰之感，她略略地仰起粉脸，不答应反问道：“龙哥哥如此关切，你以为我也是情绪激动，亡命前去犯险是么？”

“未必不是？”

郝灵珠倏发一声苦笑道：“我郝灵珠既是今夜要执意赶上武当山去，你龙哥哥纵然能拦住我一时，请问，你能够始终

紧跟我？不给我有半点自由的机会？作得到吗？”

龙儿楞神中，郝灵珠又微微一笑道：“原先，我决定个人独去，决不拖累任何人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龙哥哥，你与我一同走吧！”

“为什么呢？”

郝灵珠厉声叱道：“为了搭救你的母亲与哥哥，这个理由还不充分么？”

“我的母亲？……我的哥哥？”

郝灵珠再又呈现一个苦笑，一抿樱唇道：“你莫以为我这是危言耸听，也莫以为我此言是求得我的脱身之计，老实告诉你，你母亲与哥哥此刻正危险万分，只要他俩踏上那条魔车要经过的大道，必死无疑！”

“啊？为什么？”龙儿脸上变色了。

“浅显得很，就因为令堂与令兄对那辆魔车的认识不够，以为只要不接近魔车，便就没有“三色灯”夺命的危险，若存着这样的想法，他俩就着了道儿了！”

罗如龙似是慌了手脚，急切问道：“着了什么道儿？”

“因为三色灯固然是众所周知的杀人的凶器，但是，在那魔车内外，还有百十来个杀人的刽子手，这一点，有谁知道？”

“是呀！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龙儿仍在将信将疑。

郝灵珠泪光映现之中，悠悠一叹道：“这就是我爹牺牲了一条性命，在痛苦中换得来的宝贵经验，再说，我今天决意要赶上武当山去，决不是你所想像的，是前去逞强犯险，而是怀着一股强烈的自信心，要去夺取那件武林至宝的。”

话说到此，眼看那罗如龙忐忑不定，脸上的神色也直在变化万千，她情急一跺莲足，出声娇嗔道：“我的话已说完，

信与不信，便就由你了！我去心已决，再见！”

在龙儿失神冷不防之中，她莲勾一点，便飞身去了三丈以外。

郝灵珠的几句言语，确也将龙儿说活了心，发觉郝灵珠忆然纵身去得远了，他也一路燕子三抄水，追上前去叫道：“灵妹妹，我俩一道走。”

疾趋几步，行将与郝灵珠肩并肩了，他茫然又问道：“我俩应当奔向谷城呢还是直接赶上武当？……”

郝灵珠胸有成竹的道：“我认为直接赶上武当，较比追在那魔车后面，要安全的多。”

“为什么？”

“傻瓜，方才我不是告诉过你，说是在那魔车左右，有百十来个杀人魔王随车同行么？我们俩凭什么与那些高手们较量，加紧赶在那辆魔车的前面，若是发现令堂、令兄的踪迹，及时出声阻止住，不也要安全的多？”

龙儿似是六神无主，方寸大乱了，他既想不出有更好的主意来，只好追随着郝灵珠，相偕急奔在前往武当的道上。

无言疾奔了一阵子，龙儿似又一念触及什么，一偏脸，奇然又问道：“什么？灵妹妹是说，你此番赶上武当山，是为了“夺宝”而去的？”

“正是。”郝灵珠肯定答出这一声，也自一偏娇面，苦笑着又道：“我现在已是无家可归的人海孤雏了！你母子既定应允收留我，我郝灵珠一旦奇宝搜夺到手，还不是要回转隆中山来，与你们有宝同享么？”

“魔车之中有宝的传说，也是你父亲临终证实的？”

“听你之言，好像你对于“夺宝”深具信心，满有把握呢？”

“当然。”干脆之极。

听得这声既轻松，而又干脆的答话，罗如龙撇一撇嘴，摇摇头，心里却嘀咕道：“吹牛也不能这样吹法，你凭什么？”

这些表情，一股脑地全都落在郝灵珠眼中了。她叽叽地娇笑了一声，反手一指自己的鼻子，睨眼反问道：“你意犹不信，以为我是吹牛夸海口，是不是？”

罗如龙脚下狂奔不停，瞅了她一瞥，笑一笑没吭声。

郝灵珠见状动了嗔念，故发狂言道：“只要我俩此去，能够赶在那辆魔车前面，只要那一辆魔车今夜在武当山停了下来，我再向你龙哥哥夸个海口，我此去夺宝，真个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龙儿见她说的如此顶真，不禁疑念大动道：“我有几个疑问不解，能问你吗？”

“当然可以！”

“第一，适才你曾说过，追随那辆魔车，几有百十来个杀人的魔王，你此去夺宝，势必要摸上那辆魔车，他们能够独独不杀你，允许你去畅所欲为吗？”

“我要反问你，这辆魔车若是今夜停在武当，他们停在武当的目的何在？护车的恁多高手，究竟是全心全力对付武当一派要紧呢？还是临视这辆车来得要紧？”

有这一解，罗如龙恍然大悟道：“哦……原来你是计划趁火打劫，有心要‘趁虚而入’的。我再问你第二点，那辆魔车顶端，有一盏足能致人于死的琉璃三色灯，武林若多高手，全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灵妹妹仗着什么绝学高艺，独能抗衡那‘三色灯’？”

郝灵珠冷笑道：“虽然我不敢自夸，能够抗衡得了那盏三